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四十五回 鳳去台空花場大索 雀殘人到客邸潛身

卻說其光、甘棠到了挹芬家裡，卻給鴛兒拉住了。問起挹芬時，才知從前〔日〕出去了沒有還來。心裡想：「同他來往最密的算是長鶴山。張伯純鬚髮都白了，決沒這程度的。」只一位門第喧赫的闊公子，既愛上個優伎時，花一萬兩萬銀子，怕不跟著便走，何苦來學這下流行為。出於誘掠，且又沒一些把柄在鴛兒手裡，那裡敢冒冒失失的去向長府要人。所以這幾天來，東問卜，西拆字，直把個鴛兒急壞了，失魂落魄的，有些癡顛起來。卻好那天五顯祠求籤去，籤上說：「行人大吉，有貴人相逢。用不著去尋，自會還來的。」鴛兒迷迷糊糊的揣著籤訣還來，只向街人愣著，怕貴人攜著挹芬過去了，卻再也不見。差不多到門首了，忽見劉、鄭二人同坐著一部車迎面過來，想：

「要問挹芬蹤跡，端在兩人身上了。」便野雞似的將兩人捉了進去，嘮嘮叨叨的說了一遍，接著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有了兩位爺，怕沒這孩子麼？兩位爺本來便是做女兒保鏢似的。什麼大人哩，公子哩，都有你們在中間拉繯的。這孩子原不過是個毛丫頭罷了，爺們愛著帶了去，才是這孩子的造化，只小婦人這張嘴可就要乾攔起來了。你們平日照顧小婦人的也夠了，如今再請高抬一回貴手，把這孩子給小婦人再見一回，橫豎總是感激不盡的。要不然這老婦四五十歲人了，叫再靠那一個活命去！」

說完，一聲肉一聲兒的哭起沒良心的挹芬來。

其光、甘棠聽了這番話，不覺日定口呆，把找長鶴山的話再也不敢說出來。說出來時，越發不能脫身了。只得裝著吃驚的樣子道：「有這樣的事麼？誰拐著挹芬走的？可惡極了！你且停著哭，我們出去自替你知會警察廳，趕緊搜查去。」說完，立起身來想溜。那知鴛兒是何等刁鑽的，明知這不過是逃走勢，靠不住的，便帶哭帶攔著道：「兩位爺既來了，便不喝一杯酒去，也坐一回，給小婦人個著實辦法。小婦人原要上公館去請安的，又怕礙了兩位爺的面子。如今來了是最好的了，好歹救了小婦人一命罷！」說時，大有要劉、鄭二人立刻交出挹芬來的樣子。院子裡那些烏龜、娘姨、打雜、燒火已站滿了，都指著兩人噉噉的議論。

甘棠、其光心裡一上一下的暴躁著。想：「發作起來，難道不能將屋子搗個稀爛？只鬧出來了，給報紙上登上去，說堂堂司長、表表將軍同龜鴛打架哩，這可有些不妙。」只得抑著威風，向鴛兒婉勸道：「你放心罷，我們既答應你辦了，橫豎有個還信給你的。我們是有公事的人，不能同你盡說閒話呢。」

說完又要想走。鴛兒那裡肯放他，道：「這原是最好不過的。只小婦人止有這個女兒，他要是給誰騙走了，小婦人的性命便向誰拵去。憑你皇帝家老子，難道便隨便好帶人家女兒走的麼？」

兩位爺既擔任了下來，可知那孩子是已有著落的了。一兩天內來得及有還信麼？」其光巴不得立刻便走，隨便道：「來得及，來得及。」鴛兒道：「既這樣說，那裡敢勞著兩位爺。到後天小婦人自己到公館領人去便了。」甘棠原很按捺不住，見其光已答允了，便心裡畫著策，也便答應下來。這才重圍立解，一院子的人一哄散去。

劉、鄭二人揮了把汗，倉皇奔走而出。劉其光還抱怨著甘棠，說不應該撞到此兒來。甘棠道：「誰料到有這事呢！如今沒別的說，我們分頭設法去。莫到了那天，長家的門丁不夠，還添著支龜軍警將打上門來呢。」說完也不坐劉其光的車，自喚著街車走了。你道他真個去知會警察麼？那裡便會這般。一到明天，一溜煙避到天津，丟著這不了由劉其光去了了。

可憐劉其光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倒向各班子裡去探聽一會，異口同聲的說是長公子做的事。你想：候門如海，金屋深藏，叫他從那裡設法去？只得沒精打采的從後門還家了。虧得姑太太替他先出了個主意，將門條換了，拼請三天假，縮頭老不出門，想總躲得過了。那知一到明日，長家打手同挹芬老鴛一齊光降。

先是長家那個俊俏小廝，想是這次動員的先鋒了，到了劉家門口，一眼見門上黏著簇新的威寓門條，遲疑了一回，便一腳踏了進來。門上原有個看門的在那裡，一見那小廝，想這未必是打手，便動手也吃得光他，便挺挺胸脯立起身來道：「找誰呀？」小廝陪笑道：「借問一聲，劉司長公館遷到那裡去了？」

門子不防有這一問，頓了一頓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們是新搬來的，不曉他們搬到那裡去了。」小廝便一聲「勞動」出門去了。

門子得意極了，一人笑著道：「險哪！幾乎被他問住了。」那知這句話沒完，小廝早又閃將進來，冷笑道：「險哪！幾乎給你騙了去。」門子登時面紅過耳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小廝這才向門外一招手。早見一輛雕輪繡幔的馬車停在門外，三四個丫鬟先下了車。小廝笑嘻嘻的向門子道：「請你老實些通報進去，說長家姨太太來拜望罷。」門子急得眼睛像銅鈴般，幾乎迸出淚來，自己鑿著暴栗道：「這飯碗確定哩！」說時抖著身子，一步挨一步向裡邊去了。

這時其光正同戚少甫、戚姑太太等抹骨牌兒玩著，桌上鋪了條毯子，大說大笑也不敢。戚姑太太正做著清一色，等三六餅來和，把眼睛向少甫瞟著，用指兒在桌上畫著三個圈兒，接著又畫了六圈。戚少甫認是要九餅了，撲的一聲把九餅開了一對打將出去，卻給其光九餅碰倒了。戚姑太太將門前牌一擄，翻開少甫的底牌來道：「你是瞎了眼珠的麼？」一壁說一壁看時，見少甫儼然還有張九餅在裡頭。不覺氣得狠狠的，要是沒別人在旁邊時，都怕要扯著耳朵咬上兩口哩。少甫笑道：「你在桌上連畫九個圈兒，我才開對打的，怎又埋怨起我來。」戚姑太太道：「呸，不足興三六餅的麼？」

其光只看著他們夫妻二人笑，卻不防那門子蠍蠍螫螫的立在旁邊回道：「長家姨太太已進來哩。」其光嚇了一跳，蹣跚道：「糊塗蛋，向你怎樣說的……」說還沒完，早聽得外邊衣裙綵繡，香氣遙聞，有五六個女子聲氣直闖進來了。戚少甫早已溜將進去。戚姑太太有主意，把毯子一圈，連牌拎進去了。

只剩其光一個，眼見避不去的，少不得要見的，只得壯著膽迎了出來。

綠筠夫人早已攜著一群婢女走了進來，一見劉其光便笑道：

「這位敢就是劉老爺哩。」其光勉強笑迎著道：「還沒到府上去請安，倒先要夫人光降。」綠筠微笑一聲，就這笑聲中，便把全副威風露了出來。其光自覺得見了不寒而慄。劉夫人乖覺，忙換了件衣服，自己捧著茶盤，恭恭敬敬獻了盞茶，又請了個安，陪坐下邊。

綠筠將翠眉一皺，歎了口氣，向其光道：「論理呢，我今天是很冒昧的，只是心裡急著，也顧不得什麼禮數了。劉老爺是同吾家公子常在一起的，如今四五天沒見還來，別人說不知道都還可以，劉老爺是不能說不知道的。所以特地求告著，請你看長家祖宗分上，將他現在那裡說給我聽，好教人請去。要是劉老爺不肯賞這臉，我也沒面目還家交待人去。還請劉老爺想個法子，不要大家不便罷。」其光一聽，不覺面上慢慢紅了上來，支吾道：「夫人說是吩咐我去找呢，敢不盡力找去。只我每天在部裡的時候多，公子的仔細卻也不甚清楚。夫人且放心著，便是夫人不來，難道便不盡這幾分力量麼？」正說時，忽聽得確的一聲，真是：